

青年創作叢書

南 河 春 曉

从 雄 熙 著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小說，描寫榮譽軍人井滿祥，復員后在村里担任支部書記，在他的領導下，全村的黨、團員和積極分子，向嫌貧愛富的合作社主任，向反革命分子進行了一系列尖銳而又複雜的鬥爭。后來，在農村社会主义高潮中，全村的貧苦農民，終於扫除了障礙，勝利地參加到合作社里來。

南 河 春 曉

从 維 熙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字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号 1238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8 13/16 字數 179,0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30,000 定價(8) 0.70 元

春節的夜晚，南河兩岸的村落响着爆竹；井兒峪村頭村尾亮着孩子們的燈籠火亮兒。閃呀閃的，像散在天河兩岸的星群。

夜，已經很深了。

孩子們尖細的吆呼聲，在寂靜的深夜裡傳出老遠：

提燈嘍，
打燈嘍，
我的燈籠不漏油。
踢一脚，
踹一脚，
我的燈籠壞不了。

“叮——當——”最末一响的“二踢腳”，伴隨着聲音越來越弱的兒歌聲，把紅綠紙屑撒滿大地之後，一切都寂靜了。

永不封凍的南河水，“嘩——嘩——嘩”的流動聲，淹沒了一切。

在這年節的午夜裡，有一個高個子的年輕人，順着河灘走過來了。他有时走的很慢，有时又迈大步急走，不論快走慢走，眼睛好像不够使喚，一會兒望望這黑茫茫的村子，一會兒眼神又落在白楊樹林。走到河渡口的时候，他停住脚步，胸脯有些顫抖地吸了兩口气，掏出一塊手絹把臉上的汗珠擦干。忽然，

他低下头看見泛着亮光的南河水，忍耐不住蹲下去，用僅有的一只手捧起一口水來喝了，笑紋立刻爬滿了他的臉面。他儘聲地說：“南河水，還是冬暖夏涼啊！”他慢慢地站起來，擦干了嘴角，往前走了兩步。他幾次張開嘴像是要喊什麼，都沒喊出聲來……最後，他把頭揚起來，把一只手卷成喇叭筒，朝擺渡房裡喊了。

“朱大爺？”

“朱大爺睡着了麼？”聲音焦急、不安。

沒人回答。粗獷的南河水，擰着旋渦卷着波浪，扑上岸來，濺濕了這個年輕人的鞋。他話音提高了，清脆地叫道：“嘿！醒醒！給擺過去呀！”

這時候渡口房的燈才亮了，擺渡朱四的咳嗽聲傳出來，篙一竿打水的聲音也傳過來，老头子唧唧噥噥的話音也送到年輕人的耳朵裡：“這是誰呀！大年晚上還要來擺渡。”

“我！”年輕人要試試老头的眼力。

渡船桅杆上的燈亮了，在這青年的渾身照了一下，朱四老头的臉立刻冷下來：“哼！是個復員軍人！毛主席的軍隊，沒你这號的兵，一張嘴就：‘嘿！醒醒……’沒大沒小的，也不稱呼個甚么，倒省着費嘴皮子哪！”老头子一口氣說完，臉上冰冷的像塊青石。

“我喊你了，你沒聽見。”年輕人微笑着。

“來！上船吧！除非我這朱四老头子，大年大節的半夜還擺船！”老头子繼續唧噥。

那青年忍不住了，把臉貼近老头：

“朱大爺！您看看我是誰？”

“看什么？我擺过很多复員軍人哩！”老头子抬起头，灰白摻雜的眉毛一揚，兩只老眼在年青臉上停了一霎，忽然，他全身顫抖了一下，手里的船篙險些落水：“啊！”他把整个身子轉了過來：“你……你是滿……”

“对！我是滿祥，”年輕人摘下草綠色的軍帽。

“你，这是复員了？”老头子压抑着激動問。

“对！回家种地來了！”

朱四老头使勁撐了一篙，船靠近岸，老头子激動的渾身發抖，剛才冰冷的表情飛跑了，他連話也沒說，朝渡口房跑去。

“朱大爺！回來！”

朱四站着脚。

“您去干甚么？”

“把蘭子喊醒嚟哇！”

“別……了，”滿祥兩眼朝擺渡房的窗口望望，“天都过半夜了，日子还長着哪！”滿祥說話有点前言不搭后語。

“屋里坐会兒吧！”

“快鷄叫了，先去看看娘！”

“去吧！”老头子嘆口气，“你家当成社員了，我这号的窮棒子骨，等着入窮社啦！”

“朱大爺！咱們還不是一个船上的人嗎？”

“哎！不是天狗吃日头去了，有空再扯这陈谷子爛芝麻的事兒吧！”老头子避开滿祥的眼光，憂悶的說。

“您這話纏在哪塊根上？”

“快走吧！”朱四老头强笑着，“你娘盼你都盼得眼藍了。”

井滿祥离开河堤。本來，他是怀着欢欣來和朱四老头見

面的，却讓朱四老头剛才几句話說的，心里有些不安了；他感覺冷熱性子的朱四老头，像喝了悶酒似的，那麼低沉，那麼憂悶。“這是為甚么呢？土改前的老貧農……”忽然，他鎖着的眉毛松開了，他心里涌出了朱蘭子，不就是在眼前這片楊樹林嗎？自個兒給大地主麻老五放豬，朱蘭子挎着個竹籃兒挖野菜，他常把一群豬先讓蘭子給看着，自己爬上筆直的大楊樹上去掏喜鵲蛋，把掏下來的喜鵲蛋，送給蘭子一半，蘭子掙扎着不要，滿祥就偷偷的給她攔在柳籃里……眼前，這片白楊樹已經變得又粗又高了；滿祥也再不是赤着腳板的孩子，而是硬朗的五尺高的男子漢了。

滿祥一邊走一邊想，一共是離家九年了，參軍的時候人還沒有槍高，瞞着歲數，胡攪亂纏地參加了部隊，幾年來，在槍林彈雨里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，他當過司號員、騎兵……在抗美援朝的戰爭里，反扑馬良山的時候，被敵人打斷了一隻胳膊，回國之後，他當了榮軍學校的學生，分配工作時，他向組織上提出來：“我要回我們南河，參加合作社。”他沒多耽擱一天時間，大年節前，他推却了伙伴們的挽留，趕回南河——他出生的故土來了。

“腳下踩着的地，許是合作社的吧？”滿祥在黑茫茫的原野上走着，北風呼嘯着，他心里熱辣辣地，一點也不覺寒冷，他想起妹妹桂花的來信，說是福貴哥哥走了資本主義的道兒，她和娘另立灶火門了。“福貴是個貧農啊，他能忘了本？”滿祥怎么也揣摸不透。

村口兩棵聳天白楊，像迎接深夜歸來人似的，晃動樹枝，幾條狗汪汪地叫起來。滿祥顧不得一切，心跳着奔向籬笆院

門，滿祥決定平靜一下自己的心情，站在籬笆外邊自己命令自己：別心跳了。但，這是無效的，他完全丟失了戰士的勇敢，他的心越跳越快了，跳得要挨進嗓子眼兒。他聲音顫抖抖地喊人開門。

院子裡傳出細碎的脚步聲，籬笆門“吱扭”一聲開了。

“誰呀？”

銀絲髮的老太太探出頭來。

高个子，長着兩個高大顴骨的滿祥，站在老人的面前。

一剎那，滿祥娘連身子也出來了，她完全被這意想不到的驚喜，弄得楞住了。她，沒有說話，薄薄的嘴角抖動着，慢慢咧開，在這同時，她像瘋了似的張開胳膊：

“滿祥！我的好兒子。”

滿祥一下子投到娘的懷抱裡去……

“娘！”

滿祥娘沒有回話，三只胳膊在劇烈的痙攣着……

半天，滿祥娘默默地張開兩只手，到屋裡點上燈，打量着滿祥說：“祥兒！你高了！”她嘴角笑着，眼淚卻順着臉頰流了下來。

“妹妹哪？”滿祥微笑着。

“和霍泉扯甚麼思想去啦！”

“霍泉？”滿祥的眼球轉動着，“啊！是小時叫蒿子的吧！個兒比我还高？”

“是啊！霍玉山的獨根苗。”

“噢！霍玉山是咱們的社主任哪？”

“從縣裡調走支部書記老楊以後，他还代理支部書記的工

作哪！”滿祥娘說着把灶火膛里，給桂花埋着的兩塊熱白薯給滿祥掏出來，又忙着給滿祥去熱春節的餃子。

“娘！我知道！”滿祥幫娘燒火說：“路過區委會的時候，和區委書記扯了幾句。苗書記連夜進縣開會去了。”

灶膛里的火，一下子着了，從膛口鑽出來的火花，照紅了娘兒倆的臉。

“哥哥，他？……”

這句問話像把刀似的扎在滿祥娘心上。

她，沒有回答滿祥的問話，卻擦着眼淚問滿祥：

“你不走啦？”

“娘！不走了。回家種地來啦！”

“別離開娘了，娘就你這樣一個兒子！福貴，哼”，滿祥娘咳嗽幾聲，嘆了一口氣說：“他忘了本分啦！”

“娘！說說！”

滿祥娘把熱餃子端到屋里去，娘兒倆圍着盞油燈，面對面的坐下。

沒說話之前，滿祥娘一串淚水又流了下來。

二

滿祥娘不是一個愛掉淚的女人。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年代里，她把福貴和滿祥推出家門，讓他們哥倆去參加鬥爭。那時候，福貴鬥爭地主積極，當了村里的財糧委員，滿祥那年才十五歲，天天吹着口哨，扛着紅纓扎槍，他在那年當了兒童團團長。

出了名的百頃地主麻老五，被窮人鬥倒畏罪潛逃了，滿祥

家里分了十四畝河坡地。村子里掀起參軍熱潮，滿祥偷偷報上了名，臨走之前，平常和他一塊站崗放哨的朱蘭子，突然來到他的家里，當着滿祥娘面說：“滿祥哥呀！你甚么時候回來呀？”滿祥說：“沒日子啊！村子里兒童團的事，桂花跟你得多担几担子事呀！”朱蘭子點點頭說：“滿祥哥！我給你縫個烟荷包帶着吧！”當着滿祥娘說這句話，朱蘭子的臉不知怎么就浮起一層紅云。滿祥一把攥住朱蘭子的手，說：“走！外邊說去！”逗得滿祥娘笑起來。

滿祥急頭白臉地把蘭子從屋里拉出來後，一直拉到葫蘆架下，小聲地，像說什麼秘密話地說：“蘭子！你呀！真傻，全是‘大姑娘’了，還說這話？”朱蘭睜着兩只晶黑的眼珠問：“我傻甚么？你說說。”

“你知道不？”

“知道還問你！”蘭子輕聲笑着。

“南河邊的村子，家家有個風俗，定親時候，才送綉花荷包哩？”

朱蘭子的臉“撲”地飛紅一片，像盛夏開放的雞冠子花，她搗着紅透了的臉，一甩手就跑了。桂花從屋里跑出來，喊叫着說：“喲！哥哥，有人給你縫烟荷包，軍鞋也讓他做得咧！”話音飛進了滿祥的耳朵。在歡送參軍的新兵入伍時，十三歲的小姑娘朱蘭子，像一只山雀穿過密林般地歡送的人群，把一雙硬梆梆的布鞋和一個大紅的綉花荷包塞在滿祥懷里，滿祥一回头，朱蘭子早跑的沒影兒啦，等開拔的隊伍開到村口，滿祥從兩棵高大的白楊樹後邊，看見一對閃着淚光的眼睛。那是朱蘭子。

滿祥心里發燒，嘴上微笑了一下，扭頭上了大道。

這給滿祥娘解決了一樁子心事，滿祥娘覺着朱蘭子和滿祥好像是纏在一根蔓上的瓜，終久會結果的。想到滿祥，接着她想到大兒子福貴，她看見他天天瘦下去了；白天黑夜不在家，起初，滿祥娘和桂花都以為是福貴工作太忙，等風言風語傳到滿祥娘耳朵的時候，娘倆才知道福貴和地主麻老五的閨女麻玉珍勾搭上了，並且肚子已經鼓起來了。滿祥娘氣的渾身哆嗦說不出話來，火力旺盛的桂花闖到福貴屋里去嚷嚷，福貴紅頭漲臉的說几句後悔話。滿祥娘和桂花三番五次來勸福貴斷親，被麻玉珍迷住心竅的福貴竟反言相譏了：“桂花！你說咱們翻身為什麼？還不是為享兩天福，几十畝地一頭牛、孩子老婆熱炕頭么！”這一席話把性情急躁的桂花氣得嘴唇發紫，滿祥娘拉着桂花指桑罵槐地說：“桂花！你跟娘走。跟狼心狗肺的人說話，髒你的嘴。”

一種無形的隔閡越來越大了，這是兩條道路，分道揚鑣的一塊分路界碑。桂花和滿祥娘牽着驢，扛着犁杖下地，福貴成天守着個娘娘廟。但畢竟是滿祥娘年紀太老了，福貴心里有點過意不去，有時也下地耨耨庄稼，把地收拾的像半荒地，多虧擺渡朱四和朱蘭子幫忙，娘倆才能糊住嘴。

儘管這樣，每到夜里麻玉珍还用頭頂着福貴的胸脯：

“這窮日子怎么過呀？”

福貴勞累了一天，沒好氣地罵道：

“你倒是躺着說話不腰疼，回你地主家去。”

麻玉珍撕頭撞臉的一鬧，不到月的孩子流產了，福貴這可慌了手脚，請來了老娘婆，鬧蹬了老長日子，這場風波才息了。

从这以后，福貴看她一哭一鬧就沒主意，有时表面装的嘴硬，可是一到晚上就躺在枕头边上去說回話。在福貴没有办法改变窮日子的时候，麻玉珍扒在他耳朵边上，想出了一条發財的道兒，她哭哭啼啼地說：“你看滿天星那份神兒，長的猪不吃狗不啃的丑样，可人家总吃香的，喝辣的，錢花的如流水，福貴你不能干干粮食販子？”正当福貴犹疑，一天晚上，棗紅臉上長着紅酒糟鼻子的富農滿天星，跑來找福貴，他三下五除二的把小算盤一撥拉，就把福貴的心扒拉动了，当福貴剛剛答应和滿天星合伙做買賣的时候，躲在窗根下偷听的桂花，像离弦彈子似的闖進來：“福貴！咱們分家！”

这当然是他倆求之不得的事；四口人分成兩個家。

福貴当上粮食販子，買來玉米，揀点麸子拌点水賣出去，賺了几个臭錢，过年过節的，福貴給娘去送点肉，都被娘倆原封不动地退回來，福貴跺着脚說：“我算仁至义尽了！哼！天生的窮骨头！”桂花回嘴說：“还抱着驢糞蛋当糖疙瘩啃哪！早晚鷄飛蛋打！”

像桂花預料的那樣，总路綫傳到了南河，一声震天大雷，村子里合作社成立起來。各地方实行了統購統銷，福貴——新由粮食販子起家的中農，在粮食这条綫上，賺錢的道兒被杜絕了；恨不得一刻把社变富的霍玉山，三番五次來動員福貴入社，福貴咬定了牙关不入，过了沒多久，牲口市上又瞧見福貴和滿天星的影子。

滿祥娘对兒子，桂花对哥哥，完全失去了信心，娘兒倆参加了社，麻玉珍怕娘兒倆沾福貴的便宜，在兩個院子当間壘起了一道土牆。

东、西院成了两个世界。

三

滿祥一直听娘扯到鷄叫，他心里的激动和不安都被疲倦战胜了，他一觉睡到紅日滿窗。

街道上有赶車的鞭花声，院里枯干的棗樹枝影兒，投在窗戶上，一群山雀吱喳吱喳叫喚的声音，从窗外棗樹上傳來。

“哄”地一声，山雀飛跑了。

一群姑娘的吵嚷声傳進來。

“喊吧！唱歌的时候，嗓門那么豁亮？”

“快看呀！沒見面臉先紅了！”

滿祥赶忙披衣起炕，一个喜訊春潮般地从心里升起：莫非是朱蘭子么？这时，他听见一个極熟悉的清脆的招呼声：“桂花！你出來一下。”西屋里响起一个略微比剛才喊声粗哑一点的嗓音：“蘭子！平常日子把我家門坎子都踢破嘍，今个兒怎么这样体面？嘻嘻嘻……”

从这两句簡單的對話里，他听出是桂花和朱蘭子。他臉微微有些發燒了，低下头看看自己被打断的左胳膊，心里多少有些不安。村里人誰也不知道他是殘廢了；就連滿祥娘，昨个晚上只顧和他扯話，沒有留意她这个兒子有一只空袖筒。“蘭子看見会怎么想啊！”他問着自己，但是他这样想的时间是那么短促，像火花一閃就熄滅了，他心里充滿一种榮譽感，低声地说：“滿祥啊！你怕甚么？这是你对祖國尽了庄严的責任哪！……这些年，她还記着我呀？……”

他朝門口走的时候，桂花帶着姑娘們進來了。滿祥往后

退了一步，打量着走在前边的两个姑娘。偏前的姑娘，長的圓胖臉，中等身量，大眼睛上配着一双有些像男子漢似的濃眉，剪着短髮；他从赤紅臉膛上的雀斑，看出这是妹妹桂花；挨在桂花身后、逃避着滿祥目光的姑娘，穿一身海棠藍的粗布褲褂，一張鴨蛋臉上長着一双黑水似的眼珠，她只朝滿祥投望一眼，滿祥立刻看出这是朱蘭子。几年不見，她高多了，往炕边一站，像一株雨后的小梅花，她站在桂花背后，比桂花多一条黑細的長辮子。滿祥再往后一看，尖嘴尖舌的二翠也來了；她可能是淨長心点了，虽然个子也長了一些，比起蘭子、桂花要矮下半头……

“啊！我都認不出來啦！”滿祥終於說。他把僅有的一只手伸過去。

“哥哥！你那只袖子……”

“空了！”滿祥不在意地晃晃空袖筒，“成了一條胳膊的殘廢人啦！”

朱蘭子鼻尖已經冒汗了，顯然她很驚訝，她抬起頭擦汗的時候，碰上了滿祥閃亮的眼光，她渾身不自然地顫抖一下，羞澀地低下頭，當她下頰靠近胸脯時，才輕輕地問道：“疼嗎？”

“不！”滿祥搖搖頭。

姑娘們是沒有方法把聲音壓低的；滿祥娘聽見東屋說話聲，旋風似地闖進來，嘆兩口氣，然後用埋怨的口吻說：“我的兒啊！殘廢了，怎麼不來個信兒啊？”

“怕您着急！”滿祥雙腳立正站住。

“真是井家門上的硬骨頭。”滿祥娘跺着腳心疼地說。

“娘！胳膊沒了一只倒不要緊，我的心還跳得歡着哪！”滿

祥把兩腿并在一起，像在前綫給首長報告情況似的，把快乐兴奋的語音，从喉嚨里吐出來。

姑娘們看他毫不拘束的樣子，开始活躍起來。

“講講是怎么負傷的！”

“看他真像個大人了哩！連嘴唇都不愛張開啦！”

“滿祥！”叫二翠的姑娘，嘴不饒人地說：“非等和蘭子一個人說去哪？”

“是呀！快看！蘭子臉紅咧！”

“.....”

屋里登時熱鬧起來，朱蘭子的臉紅的像五月的石榴花，她想抬起頭來多打量滿祥几眼，可是，姑娘們含笑的目光，把她包圍了，她心里發熱，臉上發燒，猛然轉身跑出去了。

“喲！回來。”

“平常日子唱歌的勁兒，跑哪去咧！”

這群姑娘一邊喊着，一窩蜂似的追出去。身材矮矮實實的社主任霍玉山，險些被姑娘們撞了個跟頭。他嘶啞地喊：“這群山喜鵲，沒眼珠子啊？”

姑娘們哄散了。

滿祥娘告訴兒子霍玉山來了，他忙着迎出屋里。雖然在滿祥童年記憶里，霍玉山是個買賣人，破了產才到村里來落戶的，土地改革的年代，霍玉山只是個搖旗吶喊的中農，跟着大伙屁股后邊，撿點地主的浮財，不太開展而且有些酸硬的人，但是，人不能從這些模模糊糊印象出發的，他熱情地站在門口，等着霍玉山到來。

霍玉山搖頭晃腦地唱着“把井兒峪變成金銀灘”，這句一

年四季不离嘴、自己編的詞兒，走進院里來了。他低着頭，進門沒看一眼就大聲地喊：“滿祥回來了嗎？”

“走道也不揚頭，想撿金子哪？”滿祥娘笑着。

“撿了金子不就發財了嗎！”霍玉山不在意地抬起頭：穿着褪了色軍裝的滿祥，把右手伸出來了。

“滿祥！噓——算是復員啦？”

“不是‘算是’，就是復員了！”

“在城里干工作不好嗎？”

“不行呢，”滿祥像孩子似地笑出聲來，“俗話說：瓜兒离不开秧嘛！南河灘上的人，總是惦記着南河灘啦！”

他倆肩并肩的向屋里走。太陽光照着他倆的臉，地上出現一長一短的黑影。霍玉山要比滿祥矮上一頭，配上四四方方的一張黑黃臉，身子就更顯得短小了，他穿着一雙新棉鞋，鞋底白白的像沒沾着過土，胸前挂着叮令當啷的大獎章，臉上嘛，那就更幹淨了，刮得齊齊的眉毛下邊，有一對窄小的眼睛。滿祥心里暗暗思量着說：“看這樣兒，還是個愛打扮的外場人哪！”

滿祥娘把一盤子干棗端來。霍玉山像屋里的主人，毫不客氣地抓了一把，說：“社里正缺你這樣的人，你這一復員，說句買賣人的話：這叫‘鯉魚跳龍門’哪！”

“我？一條胳膊不成材啦！”

“戰鬥獎章怎么不挂出來呀？”霍玉山低啞地問。

“沒挂！太惹人眼。”

“好個榮譽軍人！”霍玉山指指自个胸口前的獎章，“知道這是什麼嗎？”

“丰產模範獎章吧？”

“是啊！”霍玉山兩條眉毛突然揚了起來，“縣里說咱們是南河灘上一朵花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皺着眉頭有什麼想法？”

“我？”滿祥咽了口吐沫，微微地笑着說：“要拿咱們井兒峪的膠泥地來說，打那麼多，真够不上丰產社的條件。”

“怎麼才算够條件哩？”

“按咱們河坡地來說，塊塊是金板銀田，沒法跟別的合作社比！”滿祥嘿嘿地笑着，高高的顴骨放着蘋果似的紅光。

“滿祥！你那是騙着說話不腰疼，你知道當個合作社主任多忙哪？一會兒東，一會兒西，追得你屁股都挨不上炕席。唉！減了產一准把你個當主任的罵個狗血噴頭，就是辛辛苦苦地鬧成了丰產社，區委、社員，都不知足，一個勁的說低呀！低呀！真有點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……這還說的過去，讓人解不開扣的就是中農！嘿！什麼家什都分三六九等，我也是個中農，可不像你哥哥福貴、巧把式魯慶堂那樣，他們這號中農看着合作社多打，就是跟你搖晃頭：堅決不參加！”

“你動員過嗎？”滿祥不眨眼地仔細听着。

“動員？哼，拿你哥哥來說，我像請菩薩似地想把他弄到社里來，都快磨破兩層嘴皮哩！他把腦袋搖晃的像‘撥浪鼓’。”

滿祥臉上高大的顴骨燒紅了：

“沒覺悟讓他再等二年吧！何必……”

“對社會主義這個冷淡態度還行啊？”霍玉山截然打斷了滿祥的話，“滿祥！你是軍人！動員你哥入社的這個差事，交給

你了啊！我看，你說一句話就生效，河灘上人常說：‘啥親不如哥弟兄親嘛！’”

滿祥點了支烟卷，他看着霍玉山激動的嘴角，擦着霍玉山噴在他臉上的吐沫星子。但是，霍玉山對這細節毫不注意，一句一句地說下去。滿祥只是吸着烟，吐着烟，从烟霧的海里看着霍玉山的每一個手勢，每一句話和加重他話音力量的表情……一開始，他怀着孩子般的心情，听着霍玉山聊村子里的變化，可是後來，越听越听不下去了，像有一根根針在扎着他的耳朵眼兒。他抑制着心里這種突然涌上來的惡感，不漏一字地听下去，当他听到霍玉山說“你哥哥家變闊了，有車有馬，跟滿天星跑買賣賺了錢，真是花錢似流水，滿祥！你要把他搞進來，真是咱們社的開國功臣！”時，滿祥無論如何也要說兩句了，他沒等霍玉山說完，就打断他的話：

“他不來就等等，还得眼下三顧茅廬去請他來呀！缺这几戶中農一樣把社办好嘍！”

霍玉山放聲高笑了，過後聲音忽然低了下來，像說甚么机密事似地說：“大驢子！大膠皮車都拉到咱們社里去，給咱們添多少成色啊！”霍玉山的笑容随着滿祥沉靜的臉色而消失了，但是一刹那，霍玉山又恢復原狀，在他看來，滿祥的沉默，正是思考他的說話，他又繼續說了下去：“滿祥你說：要是農業社里有車有馬，还怕別人不來？”

“別人是誰？”滿祥不動声色地問。

“貧農唄！”霍玉山毫不在意地大聲說。

滿祥像被烟頭燒着了手，一手把烟頭扔了，聲音不高，但非常清脆地說：“玉山叔！這樣……拿車馬當旗子，招兵買馬